

心灵霁光

岁月无声

雨霁草木生

◆麦秀芳

云收，雨霁，万物有光。云散处，天光澄明如初生；目及处，尘寰净朗，焕然如洗；眼底处，草木添新，披绿戴光。

清晨，走在校园里，生机扑面而来。目遇之色，是明艳的绿。它们“喵喵”跃出来，迫不及待，无拘无束。稍稍驻足，猝不及防地，“唧哩哩”的一声，乌鸦鸟掠过。几个穿着橙红色校服的孩子，追着鸟儿“飞”，从黄花风铃水下“飞翔”到罗汉松下，一不留神，乌鸦鸟又敛敛息在新泥上，全心逗着孩子玩呢。

这满园的蓬勃，谁不爱！绿得最是化不开的，是对着升旗台的老榕树。湿漉漉的树叶，繁衍出一团一团的墨绿，层层叠叠，浓绿上又冒出一片片淡淡的新绿。冷不丁的，太阳蹦出来。光，到处流淌。在隐蔽的枝丫处，一个鸟窝牢牢地架在上面。“啾啾……啾啾……”一只树麻雀冲出巢穴，粘在须根上，翘起深褐色的扇尾在荡秋千。

长得最的是教学楼前的小叶榄仁树。前几天还是薄薄的、稀疏的幼叶，就这么一场雨，便吮吸了琼浆玉液，原先鹅黄的

叶子倏忽间被涂成了绿丝绒。风过处，“咔嚓咔嚓”声此起彼伏。绿伞下，脸色黑黝黝的体育老师正在示范咏春拳操。他右腿划地半圈，稳扎马步，拳风霍霍。几十个孩子腰胯如磨盘微转，小手臂如蛟龙游弋，虎虎生威。

开得最热烈的是龙船花。花大大咧咧的，猩红色。花冠像由无数支小火炬聚拢而成的小火球，其华灼灼。一个个“小火球”推搡着，挨挤着，谁不想一展风姿。披针形叶子向上撑开，默默托举着“小火球”。

藿香最是无拘无束。平日身姿瘦削的藿香花穗吸饱雨水，骤然间变胖了，但不影响它们的率性而为。它们有的踮着脚，顶着满头的淡紫碎花，从叶丛中突围而出，标新立异；有的借着叶镶嵌漏下的缝隙“噌噌”往上冲；有的旁逸斜出，安于低枝下。随手搓一片叶子，清凉的气味痛痛快快地撞过来，叫人躲不开。

垂盆草最是俏皮。雨刚停，茸茸的、密密的茎叶便逸出花坛，从花圃的沿边垂下来，像一条条绿色的八爪鱼探着这个奇妙的世界。

反正，在这里，花想开就开，天性烂漫；草想长就长，随性自然。翘红的山茶花，花瓣层叠如云，硕大丰腴；苏梅色的小花矮牵牛，单瓣娇嫩如樱唇，明澈纯净；丝光白的蕺菜（鱼腥草）花，银星闪烁，如白鸽偶落嫩枝……无一不尽放、尽燃。别忘了火炭母，在一片祖母绿的叶丛中，忽然就被紫红的嫩枝占领了中心地带；海芋，擎着一把把翡翠绿的鹅尾伞在展览；假蒟，鹦鹉绿的阔叶舒展开来，细嗅，极芬芳。还有，那探春花、水蓼、芸香、淡竹叶、扁桃斑鸠菊、白花灯笼，数不过来了——皆在迸发着茁壮的生命力。

雨润、地湿，正是草木疯长的节骨眼儿。花匠郑师傅是懂时机的。他把蛇皮袋一挽，握把小铁铲，蹲在花圃前琢磨着什么。

“啥？全都施肥啊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不是呀！”郑师傅侃侃而谈，“不同的花草，就有不同的特性。龙船花、水蓼、白花灯笼等喜湿，现在下肥正好；山茶花不喜湿，雨后易烂根，现在不能下肥；扁桃斑鸠菊雨后下肥，易招白粉病；火炭母、鱼腥草这些野生之物，不需要下肥……”

“栽花种木也有这么多学问！”我惊叹。

“不了解它们，怎样侍弄？”他两把剑眉颤了一下，打开蛇皮袋，从灰色的小袋中捻些小颗粒，“跟花木打交道，得用心。看，给龙船花下肥，撒一撮磷钾肥就行了，不要贪多；垂盆草呢，喷一点氨基酸肥就得了；假蒟就要喷点蛋白肥……”

我诧异地发现，平素只知低头侍弄花草的郑师傅是真正懂得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的。

下午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校园“哗——”的一声沸腾起来。孩子们像一群刚冲出牢笼的小鸟，奔向各班的劳动基地。广播中，校长宣布：“今天是西瓜收获日，大家尽情享受几个月以来自己的劳动成果……”

在一片绿茵中，孩子们有扒开瓜苗寻瓜的；有捧着瓜与同学比大小的；有敲裂瓜就地与同学分享的。老师只管笑着站在一旁。

吃了瓜，音乐室的小号欢快地吹奏起来；风雨走廊的朗诵声抑扬顿挫地响起；科技室的孩子也在支棱起来……只要你愿意聆听，那“沙啦啦，沙啦啦”的生命拔节声便会送到你的耳际。“各正性命，万物并育”的教育图景大抵如此吧。

满架秋风扁豆香

美食诱惑

◆李坤

好大一架扁豆花！小区一楼的邻居，在院墙边种了很多扁豆。扁豆藤缠缠绕绕地生长，顺着铁栅栏不断向上攀爬，长成了一道绿色幕墙。每次回家，我都要从这一架扁豆花下走过。秋阳杲杲，秋光中扁豆花开了，落了，落了又开了。白的、紫的花朵一串串、一枝花，像一群蝴蝶踮跹着落在了豆藤上。白的晶莹剔透，玲珑剔透；紫的淡然婉约，一梦悠长。

每次经过，我都会想起母亲的小院，那个一年四季都长满了各类时令菜蔬的院子。春天韭菜“蹭蹭”冒着绿芽，瓢儿菜绿得像泼了油似的；夏天长长的黄瓜馋得人直咽口水……最惹眼的还是那行扁豆，缀满了一弯一弯的“绿月亮”，让人忍不住侧目。

每年春天，母亲都会在院墙边种上一行白绿扁豆。在她的认知里，绿扁豆长得宽大，口感嫩滑，是紫扁豆所不能比拟的。扁豆生长过程中，母亲付出了很多心思：施的是有机肥，浇的是河里挑来的水，豆藤走势乱了还专门给它理顺。

雨催花发，花落结荚。儿时煮饭时，随手在豆藤上将一把豆荚，搁饭锅里蒸着。饭好了，扁豆也焖熟了。用大碗装了，撒点盐，放点味精，再淋上蒜泥，鲜香诱人。

等到扁豆长大，母亲会挑选不鼓粒、无病虫害的扁豆，逐个掐头抽筋，洗净，放在沸水中烫漂，冷却后平铺在芦席上，阴干。

阴干的扁豆干平整光滑，色泽淡绿透明。母亲把晾干的扁豆干装进塑料袋里，吃的时候抓一把放水中浸透，然后就可以凉拌或炒食。

每次，我们回家母亲都会做上一大碗扁豆干烧肉，吃过再让我们捎上一袋回家。母亲装扁豆干的袋子就像魔术口袋一样，里面的扁豆干怎么也掏不完，温暖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扁豆干放在冷水中洗去尘土，然后再放水中浸泡，直至完全泡开。肉最好用农家土猪肉，切成大块。

按照母亲烧菜的步骤，锅内不放油，把切好的猪肉放入锅内煸炒，直到炒干，这样炒的猪肉才香。接着依次放入姜、冰糖、八角，炒到冰糖完全融化。然后加入黄酒和酱油，将肉炒上色，一次性加足水。盖上锅盖焖烧30分钟，放盐调味，把泡软的干扁豆倒入锅内，再焖烧20分钟左右，扁豆干的香味就出来了。烧至干扁豆完全软烂，快速收汁装盘，再撒上葱或香菜段点缀。

扁豆干饱饱地吸收了肉的油脂和香味，干瘪的身段也丰盈立体起来，变得饱满滋润，色泽油亮，在几段葱绿的陪衬下，瞬间让人味蕾大开。鼻翼拼命翕张几次，肉香伴着扁豆香立刻飘进鼻孔中，沁人心脾，肠道蠕动胃液四窜，此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深咽几口唾液。在肚子“咕噜噜”响的当口，举箸入口大快朵颐，心中好似干涸的地面瞬间化开了所有的板结土层，盈满了每一个角落苔原。

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香。扁豆干，从栽种、晾晒、浸泡、烧菜，每一步母亲都精心侍弄，每一步都浸润着她对家人的爱。愿这盘透着浓郁的原始农家风味儿“母亲菜”能一生相伴。



《云漫青山远》梁俊杰 摄

诗歌

乡村小学

◆梁荣

我们的乡村小学	那排整齐的桉树下	那灰色的院墙
住在大山的怀里	洒落我们“行走江湖”的呐喊	挡不住院子里的琅琅书声
山沟里的孩子啊	山沟里的孩子啊	山沟里的孩子啊
来自连绵的各个山脉	走出去的是五彩的霓虹	早已插上希望的翅膀
来这儿采摘希望	留下来的是深绿的山林	飞越大山探索世界

在众多秋虫里，蟋蟀无疑是主角。这种秋日里的精灵，也称蛐蛐、蛐蛐，在古文中叫蛩或促织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蟋蟀，一名吟蛩。秋初生，得寒则鸣。”蒲松龄则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以《促织》为题，写了一篇异常精彩的作品。

蟋蟀白天通常躲藏于田野、乱石堆和草丛里，只于偶尔间，羞答答地发出既像“瞿瞿瞿”又似“唧唧唧”的歌吟，吐露一下心声。然一到夜晚，待鸟儿归巢，警报解除后，这些小生灵便纷纷离开自己的“防空洞”，找个花丛叶下的安身之地，向着苍茫夜色，亮开歌喉，唱出最美的心曲。

有时，它们叫累了，会歇一会儿，听听周遭的动静。然只需片刻，小家伙们又接着放开嗓子，继续高歌。那此起彼伏、或清脆或散乱或和谐的乐声，如一条小溪，流淌在夜色里。直到三更天，天快明了，方才停下来。

蟋蟀的吟声清悦脆亮，且无杂音，尤其

四季话语

在静谧又凉爽的秋夜，显得异常悠远。这源自大自然的清音，既似优美的诗，又像动听的歌，撞进文人的耳间心里时，便跌进了诗文中，成了被广泛咏味的对象。

秋风，霜月，还有虫鸣伴书香的滋味，相信爱读书的人一定深有体会。就像中学时的我，最喜秋天夜读。沐浴在从窗户如流水般泻进来的月光中，窗外田野里那一声声宛如妙曼夜曲的蟋蟀奏鸣，仿佛一种绵长的陪伴，让原本略显单调的阅读时光不再枯燥，转而变得有声有色了起来。因此，于我而言，蟋蟀不单是秋天的美妙生灵，更像是我儿时的伙伴。

于农人而言，蟋蟀一叫，便叫出了秋天

蛩声鸣秋

◆钟穗

的味道，也唱起了秋收的赞歌。此时的农田里，沉甸甸的谷穗垂着头，成熟的玉米咧开了嘴，红薯把土垅拱得四下裂开了缝。交替成熟的作物，如宝石闪烁般变换着绚丽色彩。乡村的生活就此变得丰饶起来，就连风里都裹着成熟的味道。

或许正因于此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大国，在中国昆虫界，蟋蟀素被视为报秋使者，身上负载的文化内涵格外厚重。就连甲骨文中的“秋”字，都像极了一只蟋蟀：一对触须，两条强壮的后腿，一双薄而透明的羽翼。这可是其他昆虫享受不到的礼遇。

蟋蟀不仅能报秋，还能具体到秋后的月份，由田间野外到登堂入室，从初秋一直报

至入冬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云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先人在2000多年前，便已生动地将蟋蟀的生活轨迹与生存习性，妙趣横生地呈现给世人。

蟋蟀是知寒暑的昆虫，随着秋意渐深，它们会慢慢从房前屋后的菜地、草垛、砖石堆间，转移阵地，潜入农户家，甚至成为床底的“不速之客”。夜晚开灯时，常能见到蟋蟀在墙角蹦跳的身影。

只是，随着天气越来越凉，蟋蟀的行动渐渐迟缓，虽说依然叫个不停，给眼前这肃杀季节增添了些许生机。但那叫声，变得很微弱，且愈发急切，时间一长，依稀都能听出丝丝悲秋离愁的况味来。

是啊，蟋蟀的寿命很短，大多只能活100多天。那“瞿瞿瞿”“唧唧唧”的歌声，正是它们于冷冷月光下，萧瑟秋风中，无怨无悔地鸣奏出的一生中最铿锵的乐章，也是对生命最真诚的礼赞与眷恋。

竹林深处是我家

◆王同举

偶读陆游的诗句：“赤日黄尘厌垢纷，竹林深处寄幽欣。”我就想起老家屋后的那一片竹林。

家乡的竹，虽不似深山老林的楠竹那样粗壮，倒也高大修直，像家乡的女子殷亭亭玉立，显得清雅、娟秀。在老家村子里，每家每户的屋后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竹林。远远地望去，村子后面呈现出一片片浓郁的绿，浪涌般地连绵不断。进入林间，地上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竹叶，软绵绵的，踩上去，一阵窸窣窣地响。抬眼看，竹影重重叠叠，竹叶错落有致。一阵风过，竹林随风舞动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摇曳出缕缕清凉。偶尔响起一声清脆的鸟鸣，林间更显清幽。

初春的雾霭还未散去，在竹林里弥漫开来，竹林就如同笼罩了一层轻柔的白纱。林间散落着各色鲜艳的野花，一簇一簇地在明媚的阳光下招摇。竹叶尖上结着一粒粒晶莹剔透的露珠，林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竹叶香。摘一片细嫩的竹叶，卷成喇叭状的竹叶哨，贴近嘴边吹，清亮的竹哨声就在竹林间回荡。春天的竹林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些鲜嫩的竹笋。它们刚刚从湿润的泥土里探出头，我们就拿了铲子和竹篓，到竹林里挖竹笋。胖乎乎的竹笋拿回家去，切成片，泡了水，做成一道鲜美的农家美食。

夏天踩着蝉鸣的节奏来了，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竹叶，在地上织就一片晃动的碎金。往日寂静的竹林像被谁敲响了欢乐的鼓点，瞬间热闹起来。鸟儿扑棱着翅膀在枝头穿梭，尖喙灵巧地啄食着藏在叶间的小虫；蝉儿们扯着嗓子，你一声我一声地唱起了夏日大合唱，悠长的鸣声在竹林间回荡。

这里简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竹林里凉风习习，暑气全消。我们一群小伙伴，挎着小竹篮，猫着腰在林间寻找菌子的踪迹；听见蟋蟀的叫声，就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，猛地掀开石块，眼疾手快地将它收入罐中；看见树干上金灿灿的蝉蜕，便找来长长的竹竿，小心翼翼地把它粘下来。玩累了，就席地而坐，掏出皱巴巴的纸牌，在斑驳的光影里杀得难解难分；或是挂起自制的简易秋千，荡得高高的，惊起一群休憩的鸟儿。

到了秋天，竹子长得越发精神，竹节坚硬又带着韧性，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。我们砍下竹子，做成弯弓利箭，在空地上比试。看谁的箭飞得更远，谁又能射中远处的靶子。每当炊烟袅袅升起，不用大人呼喊，只要看见竹林里惊飞的鸟儿，就知道那准是我们这群调皮鬼在闹腾。

这片竹林，是祖辈留下的珍贵礼物，连同竹器编织的手艺一起，传承至今。父亲，就是个竹器编织的好手。农闲时节，他总会扛起篾刀，走进屋后的竹林。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一根根竹子应声倒下。父亲熟练地将竹子锯成小段，削去旁枝，磨平竹节，再用篾刀将它们剖成薄如蝉翼的竹片。

这些竹片在父亲布满老茧的手中，就像被赋予了生命。只见他指尖翻飞，竹片上下舞动，半天时间，一个个精巧的竹篮、鱼篓就诞生了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还会编些好玩的小物件。那竹编的小马，活灵活现，仿佛下一秒就能撒开蹄子奔跑；竹鸟栩栩如生，仿佛随时能展翅高飞。这些承载着父爱的竹制玩具，陪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，也让我对这片竹林，对竹器编织的手艺，有了更深的眷恋。

最开心的莫过于陪同父亲去赶集了。父亲编织这些竹器，在集市上很受欢迎，基本上很快就能卖完。售卖竹器挣得的钱，父亲给家里添置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剩下的，就买些肉，拿回家打打牙祭。当然，作为奖励，小跟班的我总可以得到几粒心仪很久的糖。

前些年偶尔回老家，村子里的那一排老屋已经被拆除了，那片竹林也随之消失。那片带给我孩童时期无限欢乐的竹林，已藏匿于记忆深处，它时常会穿越岁月的山山水水，浮现在我的梦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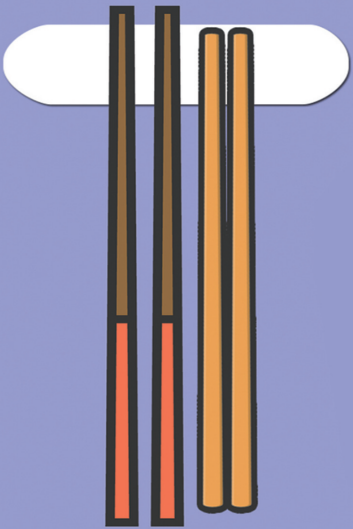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 门 市 文 明 办